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人类心灵的诗意栖息地
——弗罗斯特《丝织帐篷》主题思想分析

徐新辉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考察弗罗斯特十四行诗代表作《丝织帐篷》中的四个相辅相成层面,即:叙事模式、生命律动、审美意境和精神追求,以及它们之间呈螺旋式上升的有机联系,即:古老的隐喻赋予叙事昂然蓬勃的生命;融万物流变的生命精神丰富了审美内涵;在升华了的审美意境中,生命实现本真复归和灵魂止栖。

关键词:叙事模式;生命律动;审美意境;精神追求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1-0070-06

The Silken Tent	丝织帐篷
She is as in a field a silken tent	她宛若原野上的一顶丝织帐篷,
At midday when a sunny summer breeze	当夏日正午时一阵和煦的柔风
Has dried the dew and all its rope relent,	吹干露珠,根根牵绳变得温和,
So that in guys it gently sways at ease,	它便会在绳索怀中悠悠地晃动,
And its supporting central cedar pole,	而它中央那根雪杉木的支撑柱,
That is its pinnacle to heavenward	它那伸向无垠天空的高高篷顶,
And signifies the sureness of the soul,	那显示出它灵魂之自信的篷顶,
Seems to owe naught to any single cord,	似乎对每根拉索牵绳都不欠情,
But strictly held by none, is loosely bound	仿佛它并不受绳索控制,而是
By countless silken ties of love and thought	由无数爱慕和期盼的丝带松松
To everything on earth the compass round,	地与周围世界之万物连在一起,
And only by one's going slightly taut	只有当某一根丝带被夏日柔风
In the capriciousness of summer air	一时的任性呈强轻轻拉紧之时,
Is of the slightest bondage made aware. [1]	它才会感到最轻微的一丝束缚。[2]

一、引言

《丝织帐篷》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最负盛名、最有争议的十四行诗之一。对于关键意象"帐篷"的诠释,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1年,著名美国学者南希·沃格特(Nancy Vogel)率先从生态批评角度出发,认为要把握这首诗的深刻内涵,关键在于揭示"她"人性的丰富性和人格的独立性。他指出:"支撑帐篷的平衡力量源自两个方向:横向的和垂直的,两种力量都至关重要。"[3]横向力量是指"无数爱慕和期盼的丝带",若无丝带的牵制,帐

收稿日期:2006-11-09

作者简介:徐新辉(1963-),男,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篷随风漂泊；垂直力量是指“那根雪杉木”，若没雪杉木的支撑，帐篷哗然倒地。南希借助帐篷的纵横力量，揭示了女性外秀内慧、女性和自然、人类和环境的和谐统一。

南希虽没抽丝剥笋，深层推进，但其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视角，启发我们在一点一滴的赏析过程中，找到一条通往这座神秘迷宫的路标：弗罗斯特在一气呵成的叙事模式中，运用古老神秘、底蕴丰厚的隐喻，赋予普通“帐篷”喷薄昂然的生命精神；在这蕴蓄着宇宙节律、显示着蔚然生机的生命中，以“爱慕和思想”为生命纽带，净化生命，提升审美意境；以“灵魂之自信”为精神核心，提升灵性，实现本真的生命复归和灵魂止栖。

二、一气呵成的叙事模式

在弗罗斯特 37 首十四行诗中，《丝织帐篷》堪称极品。普力特查德说，这是弗罗斯特“创作生涯中最优美的十四行诗。”[4] 众所周知，作十四行诗难，用一句话作十四行诗更难，在一句话的十四行诗中实现叙述与象征的完美统一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叙述属于经验层面，象征属于超验层面，两者不能强制性地达成逻辑统一。弗罗斯特诗性思维成熟的标志，在于他把叙述提升到象征层面并拓展思想内涵，同时又把象征降低到叙述层面并赋予亲和感。

在叙事层面上，《丝织帐篷》共 103 个单词，句法简洁，一气呵成。句子主语只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单词“She”，“is”后是谓语部分。全诗简化后的结构是“She is as…a silken tent…and its…pole, …”而谓语部分错综复杂，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自“as…a silken tent”到第 4 行结束；第二部分自“And its …pole”到句末。

我们对谓语结构第一部分进行句法分析得知，“tent”是主语。但棘手的问题是，它统辖的动词是什么？原来，出于诗行音步和韵律的考虑，诗人省略了“is”。如果在第一行“as”后加上“is”，问题就迎刃而解，诗句可理解成“She is as a silken tent is in a filed”。第二部分的“pole”是主语，统辖三个谓语：“seems”、“is loosely held”和“is…made aware”。简写成：“And its pole seems to owe naught to cord, but is held by ties to earth, and only by taut is of the slightest bondage made aware.”语法分析可知，“The pole is made aware of the slightest bondage”（支撑柱感到一丝的束缚）。但纵观全诗，句子 She…is made aware of …（她感到…）具有更合理的逻辑意义。这样就有两个主语：一个是语法意义上的“pole”，另一个是逻辑意义上的“she”。“tent”把两个主语融为一体：“pole”居于帐篷的中心位置，是帐篷的灵魂，而“她”即“帐篷”，“帐篷”是“她”的灵魂。叙事层面的语法主语“pole”和象征层面的逻辑主语“she”通过全诗中心意象“tent”合二为一。

在象征层面上，诗人避开明喻而采用隐喻。如果把第一行中的“as”换成“like”，即：“She is like a silken tent.”句子完整，句法标准。但在诗人心中的“她”和“帐篷”不是简单的、表面的形似，而是抽象的、深层的神似。他强调“她”和“帐篷”之间通过“两个语境的相互作用”，实现两者“思想的交流和融合”[5]。他告戒说：“隐喻，即指言东意西，以此喻彼，……简言之，诗歌就是由隐喻构成的。”[1]786“如果你对隐喻并不精通，……那么你任何方面都可能出错。”[2]926诗人采用隐喻，暗示读者：平常、简单、具体的“帐篷”蕴含丰富的人性和高洁的人格，容纳凝练的智慧和睿智的思想，具有融无限于一指、化永恒为一瞬的力量。在古老隐喻的统驭下，“她”和“帐篷”、诗人和“她”、人间和天堂、灵魂和肉体、情感与思想、瞬间和永恒，全都转化、升华为万物周流运转、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隐喻是她的心灵家园和精神守护，也是诗人诗歌创作思想的根本体现。日常的帐篷，支撑起诗人对完美女性的深层爱恋和对审美理想的热烈追求，体现了诗人无限的美学关怀：女性内在美重于外在美，内在美是外在美的源泉，神似比形似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与广度。

实质上，帐篷的简朴和纯洁，女性的隐逸和幽寂，是诗人心灵的外在写照。支撑帐篷的横向力

量“无数爱慕和期盼的丝带”,就是诗人人生轨迹中伴随时间而经历的甜酸苦辣和生老病死;直指天庭的纵向力量“那根雪杉木”,如同他生命不断摆脱时代的桎梏和环境的约束,时刻捕捉缪斯女神的灵感,朝着信仰对象和艺术目标,无限地提升艺术境界,即使殚精竭虑,甚至牺牲生命,亦在所不辞。

三、天机流荡的生命律动

珍重生命,表现生命精神是弗罗斯特最重要的诗歌主题之一。诗人批判地继承了华兹华斯浪漫主义创作思想,认为宇宙万物充满灵气,表现生命,印证生命。《丝织帐篷》独具匠心的铺陈排列,动静分明的浑然意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上下周流、生机勃勃的世界。

诗人精选“breeze”(风)的意象,象征茫茫宇宙中驱动万物、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凸显出生命内在的节奏和韵律。王维的“春风动百草”(《赠裴十迪》)中空灵的“动”,表现了自然界的风与宇宙万物的生命联系。在西方诗歌传统中,“风”是“上帝的气息、灵感和催生人类精神的天启”[6]。在弗罗斯特眼中,“风”是驱动生命律动的巨大“能量”(energy)或“动力”(motivation),是天地万物生命精神的最好体现者。在幽幽宁静中,“动百草”的风,驱动着丝带上飞下翻、此起彼伏、左缠右绕。丝带如同流光溢彩的生命之线,自由、欢快地运动着,翻飞着,流荡着,奔涌出喷薄的活力,勃发着蔚然的生机。

风,把握着丝带的生命律动,又体验着和谐的天籁之音。全诗共有 138 个音节,含有/ s /和/ z / 的音节各 15 个和 17 个。诗人大量反复使用咝音(sibilant speech sounds),突出地渲染天机流荡、周流不息的意境,再加上句首“She”的悠扬、圆润、响亮的/ sh / 音,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一个郁然高朗、款款而动、优雅端庄的女子形象,活灵活现地闪亮在我们面前。诗人创造性地运用咝音,不仅仅是简单的诉诸于听觉的声音判断,而且是一曲嘹亮的生命咏叹调,更是他对自然生命音响和宇宙旋律的瞬间把握和生动再现。

弗罗斯特善于把客观、感性的物象,内化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心理感受,把“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7],即使是日常看似无生命的东西, 如“ties”(丝带)、“ropes”(绳索)、“guys”(牵索)等都动感十足,悠然自得,充满着活泼的生命;“dew”(露珠),圆润欲滴,在草叶上随微风自由、欢快地舞动着,荡漾着鲜活的生气。诗人赋予看似无生命的景物昂然的生命,让帐篷、丝带和我、她的生命同律同构,一同接受宇宙生命情结的浸染,浑然融化于原野之中,在人物不分、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实现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弗罗斯特在“世间万物”和天堂之间架起一座心灵桥梁,纪实与抒情并存,经验与超验交织,凡性和神性相衬,共同钩织出隐约闪现的女性身影。她既有华丽端庄的外表,又有沉甸丰润的内涵,两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诗人在人迹罕至的旷野上构筑了一个自在的天然景致,“伸向无垠天空的高高篷顶” 将她从旷野提升到天堂,“夏日的柔风”无限地拓展了她纯真的生命空间。诗人在用心灵去“体验”或“感受”(be made aware)宇宙的“生命冲动”[8](élan vitality)的同时,也在重新认识自我生命和“周围世界之万物”的互化关系,从而实现真实的生命回归和灵魂止栖。

四、 纯真至善的审美意境

在弗罗斯特诗歌中,人物内心和自然环境之间充满矛盾,相互对立。“风暴在黑暗中与我们作对”[2]786,那棵与“我”朝夕相伴的窗前小树,“挂念着外边的气候冷暖,我忧虑着内心的风云变幻”[2]323。在《丝织帐篷》中,象征女性灵魂的“中央那根雪杉的支撑柱”(central cedar pole),一方面“似乎对每根拉索牵绳都不欠情,仿佛他并不受绳索控制”,但“当某一根丝带被夏日柔风/一时

任性逞强轻轻拉紧时，它才会感到最轻微的一丝束缚”。支撑柱的矛盾两面，就被诗人巧妙地融合在一句话中。同时，诗人通过“丝带”（silken ties）这一关键意象，恰如其分地将复杂细腻的女性心理（灵魂）和方向不定、强弱多变的自然力量（夏日微风），活灵活现地统一在“爱和思想”（love and thought）的矛盾中。“诗人巧妙地选择了‘帐篷’这样一个大众熟悉的事物作为喻体，成功地诠释了女子性格的两个不同侧面，”[9] 罗盘（the compass）象征女性爱的恒久、忠贞和专注，女性追求爱的喷薄激情、充满原始欲望的野性，必须受到“最轻微的一丝约束”（the slightest bondage），就像柔软鲜艳的丝织帐篷，必须有雪杉的支撑和绳索的牵制一样。

在美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和“思想”究竟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曾经过激烈的争论。爱默生坚持“爱和思想”分离的观点，怀疑“除了更纯真的爱，非个性化的爱，除了对鲜花的爱，对完美事物的爱，哪有智慧？”[10] 而詹姆士则认为“爱和思想”互相融合，“爱和智慧两者依附于因独一无二而凸显珍贵价值的具体事物之中。”[10]187 弗罗斯特在《自由与约束》（Bond and Free）中，对“爱和思想”的矛盾关系作了更睿智的哲性思考：

Love has earth to which she clings　　爱有她所依附的地方
With hills and circling arms about——　　有拥抱的手臂和环绕的山冈——
Wall within wall to shut fear out. [1]116　　能阻挡恐惧的墙中之墙。[2]161

诗人认为，正因被世界拥抱得太紧，爱才显得满足、美丽和恒久；而女性内心奔放的思想，插上一双无所畏惧的自由翅膀，摆脱世间任何桎梏：

Thought cleaves the interstellar gloom　　思想能穿过星际的黑暗，
And sits in Sirius´disc all night. [1]117　　整夜坐在天狼星的表面。[2]162

如果说，爱拥有人世间圣洁、激情、渴望、魅力等一切摄人心魂的美丽，那么，思想在茫茫星汉中获得浩瀚、深邃、壮阔、宏伟等一切灿烂不朽的力量。当思想远行到宇宙中某一个星座时，“发现爱拥有的一切在那儿融合”[2]162。激情的爱和自由的思想，竟然浑然融化于茫茫宇宙之中。

在《丝织帐篷》中，诗人更全面的阐释“爱和思想”的和谐统一性，不仅强调“爱和思想”能浑然互化，而且指出了两者周流融合的途径和力量。通过“寻求目光之回应的目光”[2]418，“爱和思想”让天上群星闪烁，大地繁花似锦，使自我和现实的完美结合于巨大浑融的生命世界，使大地和天空浓缩于广袤无垠的宇宙之中。

但是，“爱和思想”的自在自足，必须有赖于“丝带”的“一丝约束”，才能将她的爱情和自由、情感和思想、肉体和灵魂、美丽的外表和沉甸甸的内心，全都水乳交融般统摄于诗人的生命脉搏中，才能统驭宇宙万物的周流运转和生生不息。丝织帐篷和优雅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曾给诗人心中流下深刻而生动的投影，是诗人心灵中的一种外在写照。

五、自相矛盾的精神追求

弗罗斯特的精神追求体现宗教信仰上。他认为，人的信仰由四部分组成：“个人信仰（self－belief）、爱的信仰（love－belief）、艺术信仰（art－belief）和上帝信仰（God－belief）。”[5]302 而“相信上帝是你为了获得未来而同他分享的一种关系”[2]932。诗中许多意象，看似平常无奇，却“显示灵魂之自信”，再现至高无上的纯然神性，让万物闪耀着生命精神的光彩，映衬出诗人由此岸到彼岸、再由彼岸回归此岸的漫长心路历程。

在基督教文化中，“tent”用来比喻“人体”。据《圣经·约伯记》（The Book of Job，4：20－21）记载，人的身体如“帐篷”，是人类生命的临时居所；把绳索和支撑一抽，帐篷便哗然倒下，人的生命在顷刻间“就被毁灭，永归于无有”[11]。弗罗斯特深谙帐篷和身体的隐喻关系，基于《圣经·约伯记》

创作了长诗《理性假面具》。诗中,约伯的妻子把身上长满脓疮的约伯比喻为"帐篷",说:"他体无完肤,他的帐篷也全都被风撕成碎片。"[2]518

不过,《丝织帐篷》中的"帐篷"寓意更深刻,内涵更丰富。"a silken tent"源于《圣经·雅歌》(Song of Songs)。"Dark am I, yet lovely/ O daughters of Jerusalem,/ dark like the tents of Kedar,/ like the tent curtains of Solomon."[12]歌中"我"是指耶路撒冷的姑娘,常年累月野外牧羊,皮肤黝黑,闪烁着健美的光泽。原野上,她自比那以优质黑羊毛制成、高贵典雅的"基达的帐篷",联想到"所罗门的帐篷"(指国王宫殿中组工精致的羊毛帐幔)。姑娘情真意切,表露无遗。弗罗斯特的"帐篷",既不是羊毛,也不是帆布做的普通帐篷,而是丝织帐篷,丝绸面料柔软鲜艳,随风飘曳,动感十足,让人浮想联翩。女性外秀内慧、鲜活灵动、端庄典雅的形象,跃然纸上,历历在目。

"a field"则是《圣经》(诗篇92)中所指的位于两河流域"弯月福地"内的黎巴嫩,即"王者之地"、"上帝的庭院"[12],大地滋生万物,郁郁葱葱。《丝织帐篷》中第四行中的"cedar"是指栽种在"上帝的庭院"中的"雪杉树"或"香柏树",坚实华美,万古长青。弗罗斯特把富有古典意蕴的"cedar"置于全诗谓语部分中主语位置,"central"强调它的"中央的支撑柱"地位和作用,而"its pinnacle to heavenward"则象征无限的上苍和永恒的天国,隐喻具有终极超越意味的空灵境界。如果说随风起舞、欲坠还飘的丝带暗示女性亭亭玉立秀姿和婉丽清柔的外表的话,那么,富有质感的"cedar"则比喻女子情感含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洁的精神境界。"cedar"一词,含两个长元音,既双倍拉长了诵读时间,拓展了视觉空间,让读者在更大的空间(原野、人间和天堂)里有更长的时间(炎炎夏日正午、人生成熟季节)来观察和欣赏在这幅虚实并存、动静互衬、层次分明的风景画中女性的风韵神采和阿娜多姿。画中虽然没有清晰的线条、鲜艳的色彩和透明的景物,但是一位静穆灵动的成熟女性,有血有肉地闪现在庄严、肃穆的时空交汇处。

弗罗斯特以具有上帝伊甸园意蕴的原野为背景,用一连串神性十足的意象,将自己强烈的情感化成了一位空谷幽兰般优雅而端庄的女性形象,营造了一个宁静和谐、闲逸生动、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反映了诗人在现实中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家庭的不幸和事业的挫折之后企求在上帝的怀抱中寻求灵魂救赎和精神慰藉的梦想。然而,诗人在长期的艺术创作中,时不时地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全知全能者"显示出辛辣的嘲讽,对上帝的救赎力量深表怀疑。在《理性假面具》中,因上帝和魔鬼打赌而痛失子女和家园、遭受肉体和心灵双重折磨的约伯质问上帝:"你当初为何伤害我?"[2]524上帝却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倒是约伯妻子看出上帝的无情和冷漠,及时提醒他:"你不可能从上帝得到任何答案,"人世"完全可以一下子变成天国并且胜过天国"[2]526。

经历了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双重考问的弗罗斯特,在重新审视命运、痛苦和矛盾时,十分鲜明地把握和体验着自己"灵魂之自信",更加坚定了他的"个人信仰"、"爱的信仰"和"艺术信仰",深信人的救赎源于个人力量,而不是上帝的力量。可以看出,弗罗斯特具有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和消极遁世的精神追求。他的个人精神追求、艺术理想与"上帝信仰"始终貌合神离,游离不定。这种自相矛盾、外合内离的精神追求和信仰体验,源于诗人清醒的主体意识、顽强的理性精神和坚定的"个人信仰"、"爱的信仰"和"艺术信仰"。因此,诗人后期的作品,虽然隐含着许多上帝情结和神秘因素,甚至有时陷入"爱默生式"的不可知论的神秘泥潭中,但在薄薄的神秘宗教面纱下,更多流露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婉爱恋和对真实生命的人文关怀,体现出他"真实乃劳动所知晓的最甜美的梦"的艺术创作思想[2]34。

六 结语

《丝织帐篷》包含着四个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层面,体现出看似杂然纷呈实则井然有序的

宇宙生命精神，而她生命中的横向和纵向力量，构成了一道在和谐中上升、指向无限而圆满的生命弧线。《丝织帐篷》提供了一个具有丰富阐释可能的隐喻，创造了一个辽阔深邃的意义空间，读者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拓展理解层面和思维疆域。只要宇宙万物周流不止，人类生命火花闪耀不熄，文化脉搏还在跳动，人们睿智的目光就能穿越世俗的滚滚红尘，从《丝织帐篷》清明高远的诗歌意境中，感受到诗人出自灵魂深处对人类高尚情感的向往和对生命尊严的维护，体悟到诗人那闪烁着始终如一的艺术信念和创作激情的美丽光芒。

参考文献：

[1] Poirier, Richard, and Mark Richardson. Robert Frost: Collected Poems, Prose, and Plays[M].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95. 302.

[2] 弗罗斯特. 弗罗斯特全集[M]. 曹明论，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417.

[3] Juten, Nancy Lewis, and John Zubizarreta. The Robert Frost Encyclopedia[M].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1: 326. (作者自译，其他引文，除特别标注外，均为作者翻译)

[4] H. A. Maxson. On the Sonnets of Robert Fro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37 Poems[M]. North Californi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1997: 103.

[5] I.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94.

[6] D'Avanzo, L. Mario. A Cloud of Other Poets: Robert Frost and the Romantics.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1: 141.

[7] 宗白华. 艺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31.

[8] Parini, Jay. Robert Frost: A Life[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1999: 110.

[9] 刘守兰. 英美名诗解读[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70.

[10] Reuben A. Brower.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 Constellations of Inten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87.

[11] 中文圣经启导本编辑委员会. 圣经(中文圣经启导本，红字版)[M]. 香港：海天书楼，1989：777.

[12] The Holly Bible(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M]. New Jersey: the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1983: 504.

The Tent: A Poetic Habitat for Human Soul
——A Thematic Observation of "The Silken Tent" by Robert Frost

XU Xin-hui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harmony,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four closely interrelated levels of both textual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 contained in the classic sonnet "The Silken Tent" by Robert Frost, that is, narration mode, life rhythm, aesthetic context and spiritual pursuit, along with their spiral immanence in which they are united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an ancient metaphor endows the narration mode with life full of vitality, the flux and change of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enriches its aesthetic meaning; and life, in the sublime artistic conception, finally achieves the symbolic returns to the originality and spiritual homeland.

Key Words: narration mode; life rhythm; aesthetic context; spiritual pursuit